

第一章 夜半的搶食者

深沉的夜，一艘大型三層樓船緩緩行駛在滔滔海面上。

這艘由權尚書奉皇命與福王出使的樓船，在春暖花開的季節，一路由京城河道入江再進到大海，目的地是位居崇寧王朝西北邊交界的尼丹國，預計需一至兩個月，但照目前情況來看可能要耗上更多時日。

領軍的主子之一權尚書，好享受，一開始就選擇較舒服的水路，也將自己喜歡的侍妾、奴僕及廚子全都帶上，將出使當出遊。

主子之二的福王魏蘭舟，也是個荒淫好玩的主兒，身為年輕少帝的親堂哥，這一趟雖掛著特使團的副使名頭，但全京城上下，沒人相信聲名狼藉的他能辦什麼正經事兒，他也不出大家意外的向少帝要求，這船一定要又大又舒服，吃得好、有娛樂，甚至若在海上悶了，他便要靠岸小玩幾日等等。

總之，他要求很多，皇上也點頭了，朝臣百官都對福王沒太多期許，只要權尚書能將這次出使的事辦好即可。

崇寧王朝是泱泱大國，使團搭的船代表著王朝的面子，再加上福王要求，船上的奢華不在話下，最上一層有廳堂、房間、議事廳，中層有娛樂休憩室、茶廳、棋室、廚房，下層則為內侍奴僕的住所及置放酒及食物的冰庫儲藏室。

船出航已有半個月。

此時，在中層樓佔地不小的廚房內，一只小小手提油燈擺在磚造爐灶的右上方，這也是裡面唯一的光亮來源。

爐灶上嵌著一口大鐵鍋，一個小小身影蹲在前面，仔細的看著灶下方，灶眼裡的灰燼她天天都以撥火棒清除乾淨，為求火力要細而均勻，這灶下方的薪柴排列就是重點。

此時，看著火徐徐的燒起，她才鬆了口氣。

當古人真的很辛苦，對她這個擅長做中西式點心，尤其拿手法式甜點的西點師傅來說，沒有可定溫的烤箱是最大的困難，只能靠添減柴火來掌握溫度。

她站起身，走到一旁的原木櫥櫃，裡面擺放不少調味醬料、各式麵粉。

她取了一碗麵粉，緩緩注入水，輕輕攪動成麵糰狀後，再拿了其中一瓶香料加入，揉捏一陣。

這些香料也是她的傑作，她在放假時曾到市集去找了些種子，並在尚書府僕役院後方的一小塊地試種，學習神農嚐百草的精神，好不容易才找到與現代相像的替代香料，讓餅皮多了點洋味。

她記得奧地利有一款麵包是用水煮的，她現在想來試試，她走到裝在另一邊大木櫃儲藏生鮮食物的冰桶內，取出一塊處理好的鮮魚，剝碎後，簡單的加入鹽跟酒，再包入麵糰成棒狀，然後一一放入滾水中煮。

再來就是等待，靜靜的聽著食物在鍋裡翻滾的聲音。

時值春季，夜裡仍有涼意，她坐靠在灶火旁，搓著手，吸收暖意。

終於，時間差不多了，她站起身，在掀開鍋蓋的瞬間，熱氣伴隨著香氣撲散出來，整座廚房內香味四溢，她微微一笑，忍不住深深的吸了口氣。

她將鍋裡像條魚兒游動的麵包一一撈起，美美的放置在圓盤上。

以毛巾拭手後，她拿起麵包咬了一口，眼睛頓時一亮，沒有腥味，僅有魚鮮味，還帶了點酒香，讓人聞了都要流口水，這次嘗試的結果她很滿意，開心的享用著。

她的主子權尚書是個重吃的老人，一擲千金只求美食，視她這個廚藝一級棒的小廚娘為寶貝，安排她單獨入住中層的房間，不用跟其他奴僕們擠。

船上廚房的通風也做得極好，味道不會在船上四處亂飄，而是往下層通風口下方輸送出去。

所以，即便她在夜間摸黑的偷溜到這裡做點心，也不必擔心被發現。

她坐在圓桌前，一小口一小口的咬著軟嫩麵包，一邊透過窗口看著月亮。

默默的在心裡數了數，穿越到這古代，應該有三年七個月了。

她的世界原本很單純的，她喜歡做點心，考了很多證照，甚至飄洋過海到法國的甜點學校進修，怎知一次南法森林的騎馬之旅，為了避開一名突然衝出山徑的小男孩，她緊急調轉馬頭，沒想到，馬兒因此失控，她也連人帶馬的墜入山谷，就此穿越，成了權尚書府上的三等丫鬟——楚心恬。

慶幸的是，她是有技術含量的穿越，這一身實打實學的點心功夫都還在。

但原主的身世很模糊，記憶也很紊亂，她這名「新住民」找不到原主有爹娘或家人的記憶，只知道她在一個又一個的地方當丫頭，最後來到權尚書府上當三等丫鬟，還有就是每個月她總有幾天會渾身冰冷，疼痛難耐，原主也很會忍，仍乖乖的幹活兒，再加上她生性沉默、年紀小，奴僕們與她來往也平淡。

就在三年多前，原主染了風寒，發起高燒，臥病在床，渾身冰冷的怪毛病又來勢洶洶，全身如置水火，死時也沒人在身邊，她這抹現代魂就這麼無聲無息的穿附在那未滿十歲、骨瘦如柴的身體裡。

初時的震驚、錯愕、傷心及難過，隨著日子的流逝都已無蹤，活著，就是老天爺給她最大的恩賜，她轉換心境，努力的當一個古人。

從別人眼中安靜內向的楚心恬慢慢轉化成自己原就樂觀灑脫的性子，更藉由在廚房裡的活兒，適時的幫忙學習，偶而露上一手創意，讓那些老廚子看出她在廚藝上的天分，收她為徒，讓她一步步的接近爐灶，展現做點心的驚人手藝，終於，她得以在小廚房發揮所長，在權尚書的眼前露臉，最後成為點心廚娘。當然，她也曾幻想過來場什麼驚天動地的戀愛，由小丫頭變主母，但幻想終究是幻想。

權尚書是個三十多歲的大叔，雖然是帥哥，但妻妾成群，她才沒有半點興趣去摻和，剛好，權尚書顯然也比較愛她的手藝，寧願將長得還算甜美的她擺在悶熱的廚房。

她一點也不覺得難過，權尚書在外的名聲並不算好，他是當今宰相的親信，奉命處理的大小事有很多是上不了檯面的黑暗暴力，朝中官員畏懼他的人可不少。

慶幸的是，他在府裡倒是個賞罰分明、治宅有方的主子。

所以，這次出使尼丹國，她雀屏中選的一起上船，心裡倒沒太多想法，淡然的接受。

只是，搭乘現代郵輪不曾暈船的她，卻在這大型豪華又笨重的古船上栽了！這幾日她頭昏腦重，胃口欠佳，正餐時間吃得少，方才肚子餓了，只好摸到廚房做東西充饑。

楚心恬嘴裡吃著麵包，目光靜靜的看著窗外，不知又行駛多久，這會兒月亮看不到了。

她蹙眉，像是想到什麼，又捏了一小塊麵包放到盤面，再一塊，又一塊的總共捏了三十小塊，意謂著她存到現在的銀兩，離她恢復自由的距離還很遙遠。

「哇！真香，妳這是什麼？」

昏黃油燈下，一張俊美無儔的臉龐突然近距離的出現。

她嚇了一大跳，手中麵包也掉落在盤上，怔怔的瞪著與自己目光齊平的臉龐。闖入的男子倒很自在，一雙略微狹長的桃花眼迅速掃過她略顯嬰兒肥的圓臉，她皮膚極白，一雙圓圓的大眼睛，鼻子微翹，一張紅潤的櫻桃唇，看來十二、三歲的年紀，稚氣未脫，是一張相當討喜的臉，他笑了笑，目光再次回到盤面上，「這到底是什麼？」

楚心恬這才回了魂，吞嚥了口口水，「你是誰？」

「妳又是誰？這看來很好吃。」他邊說著，右手就往盤子裡伸。

她想也沒想的便伸手護住那盤點心，「東西是我做的。」

男子朝昏暗的廚房四周看了看，往右走去，抓起一把椅子走回來，率性的在她面前坐下，笑咪咪的看著她，「這東西應該是妳『偷偷』做的吧？三更半夜，妳這隻老鼠挺大的。」他特別加重偷偷那兩個字的音量。

她粉臉微微漲紅，但仍不願承認他說的是對的，「我、我是廚娘，原本就可以自由進出這裡，使用這裡的食材。」

他裝出一臉疑惑，「我也是在船上當差的，怎麼沒聽過廚娘這麼晚能進出這裡？好，等天一亮，我就問問上頭去。」

她咬著下唇，權尚書雖然是吃貨，但某一方面來說，他也很小氣，食材她雖然可以任意使用，但吃的人卻不可以是她。

「那個，你想不想吃一點？」她突然笑容滿面，還將圓盤輕輕的推向他。

他挑眉看著她，不說話。

「很好吃的，真的。」她的笑容不夠親切嗎？她努力的讓自己笑出兩排白牙。

他還是沒動作，只是一瞬不瞬的看著她。

這人怎麼回事？剛剛不讓他吃，他伸手就要拿，現在給了，他反倒不拿了？楚心恬在心裡嘀咕，臉上倒是不忘賣萌，繼續將嘴角往上勾，笑得燦爛。

他也笑了，但還是不動手。

她已經快笑僵了，罷了！不吃算了！她乾脆自個兒拿了一小塊麵包就丟入自己嘴裡咀嚼著。

「這是封口費？」他拿起一小塊學著她丟入口中。

「嘆——咳咳——」她被麵包屑卡到喉嚨，嗆咳起來，一張粉臉漲得紅紅的，只能沒好氣的瞪著他，卻無法停止咳嗽。

他四下看了看，在另一個爐上看到茶壺，走過去找了個杯子，倒杯水回來給她。

她接過手，小小口的喝了三口才止咳。

但他也在這短短的時間內，如秋風掃落葉般的將圓盤裡的食物全部吃下肚。

「多謝招待。」

不顧她突然瞪大的驚愕雙眸，他親切的伸手拍拍她的頭，轉過身，就這麼走出廚房，消失在她的視線內。

四周靜默下來，楚心恬眨眨眼，看著空空如也的圓盤，再一次確認剛剛真的有人出現還吃了她的食物，絕非她的幻覺。

那男人長得很好看，但那一身暗黑常服她倒不認識，那並非船上侍從奴僕所穿的制服，但也不見半點華貴，是誰呢？她一邊清理灶台一邊想著。

在整理好廚房，簡單漱口後，她才提著油燈返回自己的艙房，小小的床、櫃，還有一張桌椅，在上床前，她再三確定門有鎖上，半開好通風的小窗也以一木棍頂住，無法打得更開。

她褪去外衣，吹熄油燈，在床上平躺後，望著窗外可見的星空。

按原主的年齡，她現在十三歲多，除了有嬰兒肥外，也許是天生尤物，也許是她穿越這三年來，試做且吞下的甜點不少，除了頭好壯壯外，發育極好。

她低頭看著平躺都能瞧見的隆起胸部，嘆了一聲。

這艘船上打她主意的實在不少，大廚那雙淫邪小眼老繞著她打轉，二廚時不時就來個不小心撞上她的爛戲碼，還有杜總管每次見到她時，總是嚥了嚥口水的饑渴狀，讓人見了就想吐，他年齡都快六十，可以當她爺爺了。

古人十四、五歲就得成親生娃兒，雖然她的靈魂已有二十幾，但這身凹凸有致的稚嫩身子一直被人覬覦的感覺實在很差。

慶幸的是，三搶一，多少都有些顧忌，誰也不敢下重手，只是這能維持多久？

無聊的航行已近半個月，就怕有人忍不住下手，她再怎麼樂天知命，也是日日提心吊膽。

闔上眼眸，睡上一覺，又是一天的開始。

晨曦在無垠夜幕隨意地畫上幾抹長短不一的金光，楚心恬已在廚房裡忙碌，熟悉的溫度、氣味及聲音，一場猶如韓國著名的亂打秀正在上演，杯盤碰撞聲、吆喝聲、刀切剝肉聲，嘩啦啦的水聲，這是船上的日常。

雖然已經習慣四周沒有現代精緻方便的廚具設備，身旁來回走動的也全是身著古裝的男女，但她偶而仍有一種矛盾的時空交錯感，那是一種期盼，期盼她在某一日醒來，會再回到現代，眼前的空間與人物不過是電視裡的劇情……

思緒翻飛中，她的臀部猛地被人偷摸了一把，也將她的思緒拉回現實。

她揉著麵糰的手一停，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後，看向離她三步遠一把插在沸騰湯鍋上的大勺，沒有任何猶豫，她拿了一旁的毛巾隨意擦了擦手，大步走過去，抓了那把仍冒著白煙的大勺，回身對剛剛朝她伸出鹹豬手的二廚威脅道：「你再來一次，我就不客氣了。」

但稚嫩的嗓音再加上一張嬰兒肥的白皙臉蛋，半點威脅性也沒有，反而帶了動人的嬌憨，讓二廚笑開了嘴，「怎麼了？小美人怎麼這麼生氣？」

二廚是個不到二十歲的男人，血氣方剛，更是好色，老愛調戲船上的女侍丫鬟不說，即使知道白白嫩嫩的楚心恬碰不得，還有兩個位置比他高的人在肖想，他也心癢難耐，老想碰碰她。

看看四周，大廚不在，大夥兒又忙得沒空往這裡瞧，他大膽的將她往偏僻的角落裡逼。

楚心恬不想退又不得不退，她拿著大勺也不是真的想傷人，但這時她已被逼得緊緊貼壁了。

今天的海象明顯比較不好，海浪頗大，船身也搖搖晃晃的，她的胃也跟著起起伏伏，偏偏這張色瞇瞇的臉還在她面前晃來晃去，她忍著胃部不適，做了一個深呼吸，「走開！」

「小丫頭，欲擒故縱的戲碼還要演多久？」

他色慾薰心的伸手要往她的胸前抓，下一瞬，他痛得嘶叫一聲，迅速的收回手，看著已經發紅冒水泡的左手背，抬起頭，難以置信的瞪著她。

「怪不得我，你自己靠過來的。」她緊握著大勺瞪著他，他以為她會像其他丫鬟任他吃豆腐，不敢吭聲嗎？

他右手粗暴的揪住她握著大勺的手腕，「不怪妳還怪我？我的手背冒水泡了，我怎麼幹活兒！」

她瞪著他，「你都能抓著我的手，哪裡不能幹活？倒是該記取教訓，管好你的手！」

偌大的廚房裡，多名丫鬟小廝穿梭忙碌，有人揮舞勺子、有人顧著爐火的火候，有的清洗瓦鍋，兩人的動靜及聲音雖吸引了他們的目光，然而，事不關己，再加上二廚就是廚房裡的第二大主子，他們更不會仗義出聲，免得惹禍上身。

這些人的反應讓楚心恬心寒，但她也怪不了他們，尤其那些人中有很多並未在尚書府裡幹過活，包括眼前對她咬牙切齒的二廚。

權尚書好面子，一些上了年紀的老嬤嬤或老夥計他都不帶，刻意重新挑了些年輕、相貌好的，他們與楚心恬沒深交，又清楚大廚、二廚，甚至連杜總管都對她有意，眾人中有的嫉妒，也有的刻意疏離，不想因她惹火上身，因此啟航沒多久，她就莫名成了獨行俠。

二廚也早早看出這一點，膽子才愈來愈大。

他緊扣她的手，森冷笑著，「丫頭，我知道妳做點心特別有一套，但惹惱了我，我也能將妳的手廢了，看權尚書還會想吃妳做的點心——」

這傢伙搞不清楚狀況，到時候，死的不知道是誰呢？她想撂狠話，可是船身持續微微搖晃，她愈來愈反胃。

「你們在幹什麼！」

門口突然傳來杜總管不悅的聲音。

兩人迅速將目光看過去，就見到兩鬢斑白的杜總管與高大黝黑的大廚相偕走進來。

二廚不得不放開她的手，卻不忘咬牙說一句，「一到尼丹國，我就向權尚書要了妳。」

「嘔！」地一聲，她終於忍不住，張口朝他吐了……

髒死了！二廚急急抹掉臉上的穢物，臉色是一陣青一陣白。

楚心恬早就推開他，丟掉手上的大勺，急急的抓了一個小鍋子就埋頭大吐特吐起來。

杜總管還愣著，大廚已快步越過他，拿了一條乾淨毛巾擰濕後，走到楚心恬身旁，將毛巾交給她，「沒事吧？」

她接過手，正要說「謝謝」，就見大廚那雙色眼盯著她過於豐滿的前胸，一隻毛毛手已經摟住她的腰，作勢扶她，但手也有偷偷往上的傾向，對著正在擦臉的二廚說著義正詞嚴的話，「從今而後，你給我離楚丫頭遠一點，再有不好的舉止，小心我呈報到尚書大人面前。」

二廚不敢說話，但表情很難看。

大廚看向杜總管，再擔心的看著懷裡的人兒，「楚丫頭從上船後就一直在暈船，我先扶她回房休息，等會兒再去找總管談福王爺不滿膳食的事。」

「不必了，我來扶，你不是該準備主子們的早膳了。」杜總管一手扣著楚心恬，就要將她拉過來。

「我不會誤了二位主子的早膳。」大廚才不想放手，這老色鬼都幾歲了，癩蛤蟆還想吃天鵝肉。

眼見他們要吵起來了，她掙脫兩人拔河的手，「我自己可以回房，二位就做該做的事吧。」

她快步的離開，但在經過門口時，仍聽到他人小小聲的議論。

「哼，就是會裝模作樣。」

「就是，廚房又不只她一個丫頭，主子看上她的廚藝，她就目中無人，連杜總管也看不上！」

廚房裡也有鬥爭文化，她懶得理會，但誰敢欺到她頭上來，她絕不姑息！

她心緒複雜的回到艙房，沒想到，剛要關門，一個身影竟然閃身進來。

此時，陽光已從窗戶灑入，她詫異的看著進門的杜總管，又見他將門給上了鎖，她臉色都變了，「杜總管有什麼事？我們出去談。」

見他貼靠過來，她連忙往右閃躲，聊勝於無的硬是將小張桌椅橫隔在兩人中間，「出去！不然我喊人了。」

「別喊，楚丫頭，我會好好疼妳的，這趟到尼丹國的路還要一個多月，權尚書

估計在尼丹國更要待上兩、三個月，這時間有多長，別說大廚二廚，還有幾個侍從都打著妳的主意呢，可是一旦妳成了我的人，誰還敢再動妳，是不是？」他笑得老眼瞇瞇，隔著小桌椅與她繞起圈圈來。

楚心恬無言，只能說船上生活的確枯燥，主子輩的人還有多項娛樂，但他們這些奴僕們幹完活了，能幹啥？男人精蟲衝腦，女人發點花癡，勾心鬥角一番，但她真的沒興趣成為其中之一。

她邊走邊說：「杜大總管在府中就有妻妾五人吧，這還是明面上的，這次跟過來的看似只有一位，但檯面下的，在丫鬟裡的少說也有三位。」她其實更想說的是，您老不修，這樣還不夠玩？！

「那又如何？我是替大人辦大事的人，身邊有女人隨侍是應該的，再說了，我跟大人要一個廚娘，大人也不會不給我。」他開始覺得這張小桌椅礙手礙腳，站著不動，「我知道妳攢錢要跟主子贖身，但妳別太天真了，當年，府裡買妳進府也不過花了五兩銀，大人卻要妳備五十兩才能贖身，等妳存了五十兩了，妳真能脫離奴籍？」

敵不動，她也不走了，「大人答應我的。」

「妳以為大人是什麼人？好人？被他陷害身亡的好人倒是不少。」他一雙色眸仍盯著她因喘息而微微彈動的前胸，「當然，這一趟還有另一個大主子，就是福王，不過，他身邊也有好幾個太后送的美人隨行，可看不上妳。」

「看不上是他的事，不勞杜總管費心。」她忍著不抬手去遮住胸部。

但他已看得心頭發癢，忍不住的舔了舔嘴，「我是提醒妳，別存什麼飛上枝頭當鳳凰的心思，航行不過幾日，不少丫頭逮了機會，老往福王身前打轉，有幾個侍了寢，但第二日就被揮揮手，趕出門外，什麼好處也沒有得到。」

語畢，他突然伸長手要抓她，但她動作更快，俐落的跳到床上，伸手從床底拿出針線籃內的剪刀，尖刃就抵著自己的手掌心，「大總管再不出去，我就刺傷我的手，但我會跟大人說是你刺傷我的。」

她的聲音嬌嫩，但那雙眸純淨的明眸卻閃動著一抹不符合年齡的冷意，他看得出來，她絕對說到做到。

「我出去就是，妳好好休息。」他臉色鐵青，知道權尚書有多喜愛她的手藝，航程還遠，他就不信拿不下她！

他開門出去，她立即衝上前將房門鎖上，再背貼著門，吐了一口長氣。

楚心恬不是養尊處優的主子，不過休息半個時辰，就得苦命的回到忙碌的廚房。

稍早前的事像是不曾存在過，四周耳語交談的主角早已變成福王，這也是他們上船以來，大家談論最多的人。

他荒唐淫亂、閒散紈褲，打架聚賭，惡名昭彰，是京城說書人口中談資最多的大人物，因此，只要在京城生活的人，沒有不知道他的生平及荒誕事蹟的。

他的父親前福王是先帝最疼愛的弟弟，在先帝臨終時，前福王受託輔助少帝，成為攝政王。

然而，皇帝的位置太吸引人，他逆謀竄位，最後被斬殺。

但拜先帝在世時特別賜予的一道不奪爵、不削爵的聖旨，繼位的少帝仍讓他的獨子魏蘭舟承襲爵位，享受王爺級的榮華富貴。

只是，魏蘭舟身為逆臣之後，也沒半點自覺，吃喝嫖賭樣樣來，府裡的美人沒破千也過百。

這次出使尼丹國，得知他也是使臣之一，的確讓多名上船的年輕丫鬟春心蕩漾，聽說，風流倜儻的他皮相極佳，是世間少有的美男子。聽說，他對待美人大方得很，黃金珠寶隨便就賞一大把。

楚心恬才不想跟這種男人扯上關係，她只想趕快攢銀子讓自己重獲自由身。

她很快的做好一道中式點心，讓專司端菜的一名小廝端走，但總有一些想抄捷徑入貴人眼的天真丫鬟，就見一名丫鬟快步走過去，塞了點碎銀到小廝手裡。小廝笑著點頭，兩人一起離開廚房。

按理，在這一層的奴僕是不能到二位主子活動的樓層，但有人幫忙打點，還是可以近距離的接觸，但這個對象僅是在沒規沒矩的福王身上，權尚書可不行。而小廝點頭，代表的就是福王跟權尚書並未同時用膳，小丫鬟是有機可趁的。然而不過一會兒，小丫鬟就垂頭喪氣的回來，顯然福王看不上她，沒留她侍候，廚房裡傳出一些訕笑。

楚心恬只是靜靜的窩在自己的工作區域，準備午時及晚間的點心，還得研發新點心，一整天，她都得待在廚房。

不過相較之下，她的工作比其他人要輕鬆些，一船上吃食的準備與烹調真的是大工程，主子們的又必須做得更精緻，幾菜幾湯得固定，他們幾乎是忙完一餐又得開始張羅下一餐。

或許這也是某些人看她不太順眼的原因，她只負責主子們的點心，而奴僕們是不必用點心的，再加上她總是清清爽爽的，工作桌上不見油膩，也讓人有一種她特別清閒的錯覺。

但那些嫉妒不平的眼神、或是大廚、二廚含情脈脈的眼神，她都無暇理會，暈船這事嚴重的干擾著她，好幾回那混合著各式湯品或蒸物的味道瀰漫整個空間時，總讓她反胃，她得拚命的忍耐再忍耐，隨便塞點東西入肚，一直熬到晚上，備好點心後，她才能拖著疲憊的身子，提了一桶溫水回房，簡單洗浴便睡了。

這期間她的門被敲了好幾遍，甚至連窗戶也出現黑影，有人輕敲、試著推開，她都裝沒聽見，最後終於安靜下來，她得以好好入睡。

只是一整天沒吃什麼，大半夜的，她再次被肚子高唱的空城計給喚醒。

「咕嚕咕嚕……」

她嘆了一口長氣，睜著一雙熊貓眼，再次拿著油燈溜到廚房去，一陣忙碌後，一道簡單清爽的鹹蘋果派完成，正坐下享用時——

一個含笑的醇厚嗓音響起，「妳這隻大老鼠很準時嘛。」

偏偏她已咬了一口，「嘍，咳咳咳……」她又嗆到了。

無聲無息出現的男子順手往她後背連拍幾下，「真是的，每回姑娘家見到我都一副神魂沒了的癡傻狀，就妳這丫頭老咳嗽。」

男子一樣倒了杯茶給她後，氣定神閒的撩袍坐下，伸手將盤子挪到他眼前，就朝鹹蘋果派進攻，咬了一口，眼睛陡地一亮。

「那……咳，都……我的，咳咳咳……」她氣急敗壞的伸手要護住自己的宵夜，奈何手不夠長。

男子顯然是個吃貨，邊吃邊點頭，還不忘發表感言，「嗯，這玩意兒真特別，帶點果香的酸甜，鹹味適時的中和味覺，吃來清淡不膩，這時間吃也正好。」

三兩下他就吃得清潔溜溜，偏偏這傢伙吃相還很優雅，楚心恬竟然看到忘了叫他別吃了，最後眼下又只剩空盤子。

她雙手倏地握拳，瞪著他，「你不會太過分了？這是我辛苦做的。」她壓著滿滿的怒氣抗議。

他愜意而悠閒的點頭，一邊伸手拿了一旁看似乾淨的摺巾，「好，辛苦妳了。」

她瞪大了眼，「就這樣？！」

他拿著摺巾拭嘴後，突然傾身向前，那雙狹長桃花眼在燈火下，映著她的臉，他以魅惑的沙啞聲音問：「妳想怎樣？我都無條件配合。」

她莫名的吞嚥了口口水，這傢伙在撩妹啊，該死，在誘惑她嗎？瞧他這樣子有二十吧？古人的年紀，她還是不太會抓啊。

但他一直靠過來是怎樣？還爬、爬上桌了？！眼見一張俊俏的臉都要貼上她了，想也沒想的，她急著往後，卻忘了她坐的椅子沒有椅背，一個重心不穩，她整個人往後倒，「砰」地一聲，連人帶椅跌坐地上。

「喫！」她痛呼一聲。

「什麼聲音？」

廚房外突然傳來聲音，在她面露驚慌的起身時，燈火驟地一滅，廚房頓時陷入一片黑暗之中。

廚房外傳來一陣雜沓的腳步聲，一抹燈光也跟著移動。

慘了！被發現就糟了！她僵立原地，手突然讓人一抓，她被拉到某人的懷裡，她驚慌的瞪著置身在一片漆黑中，根本看不清面容的某人，「誰？」

「除了我，還有誰？」男子熟悉的低醇嗓音透著點笑意。

她還想說話，但他溫熱的手掌立即摑住她的唇，抱著她往另一角落去。

下一秒，兩名侍衛拿著油燈往裡頭照了照，隨意瞧了瞧，隨即轉身離去。

四周又漸漸暗下，楚心恬鬆了口氣，下意識的要推開抱著自己的男人，但他卻抱緊緊，輕聲說著，「還沒走遠。」

「喔。」她只能乖乖的不動。

身處黑暗中，所有的感官都變得敏銳，她可以感覺到他寬闊胸膛下的怦怦心跳及堅實環抱著她的臂膀。

他一直清楚她年輕雖小但發育好，只是沒想到抱在懷裡的感覺會這麼好，整個人軟乎乎的，像顆剛蒸熟的小肉包，身上也有淡淡的麵粉香，在她緊繃的呼吸下，少女的豐盈起伏不時擠壓他胸膛的滋味更是美好。

「還沒走遠？已經好久了。」她忍不住以手指戳戳他，輕輕的問。

他嘴角一勾，熱燙的氣息就在她的耳畔，沙啞著聲音道：「其實已經走很遠了，但你好像睡著了，我才不敢動。」

她先是一愣，接著氣呼呼的用力推開他，這色胚子，這種狀況她能睡嗎？

但下一秒，乒乓兵聲陡起，像是鍋子倒地聲，不會是她這一推造成的吧？

天啊，那兩名侍衛會不會又去而復返？她嚇得不敢再動。

男子也安靜下來，但能在黑暗中視物的他，清楚的看到她那雙圓亮眸子裡的懊惱及不安，他強忍著笑意，沒說話。

四周靜默了好一會兒，也沒人再過來，顯然那些巡夜的已走到另一邊去了。

楚心恬的眼睛也已適應黑暗，能看到男子所在的位置，離她只有三步遠，「應該沒事了吧？」

他點點頭。

她這才摸黑走到灶爐旁，將她放在上方的油燈點亮，卻發覺剛剛乒乓兵掉落的大湯鍋及蓋子離他們有一段距離，以男子現在所站的距離及高度，根本碰不到。

她眼內冒火，「你是故意去踢的！」她氣呼呼的走過去，蹲下身將鍋子跟鍋蓋撿起重新放好。

他也跟著走過去，「這話冤了，當時那麼暗，誰知道我後面有什麼？再說了，我也沒想到你的手勁這麼大，我被推那麼遠，踉蹌退了多少步？我撐住了，是碰到東西，但下意識的又急忙往前走幾步，這黑漆漆的，我哪知是往哪裡走？」俊臉上盡是被冤枉的委屈神情。

也是，當時那麼暗，而且她的力道的確不小。

「對不起，我把你想的太壞了。」她尷尬的又說。

這麼乾脆就道歉了？男子先是一愣，隨即笑了，「沒關係，我們收一收，明早都得幹活呢。」

「好。」她點點頭。

兩人小心翼翼的將廚房恢復原狀，楚心恬看著他想說什麼，他卻先笑說：「咱們明晚見。」

第二章 寓夜的代價

明晚？不止！還有第兩個、第三個、第四個明晚，一連幾個夜晚，這白吃白喝的傢伙都準時在她完成宵夜的當下出現，若非身在古代，她都要懷疑廚房是不是被加裝了針孔偷拍了。

每一次來，他都只是笑咪咪的聊上幾句，大多是「這是什麼？」、「真特別！」、「也太好吃了！」云云，然後吃完東西，拍拍屁股走人。

他根本就是來蹭吃的！雖然食材費不是她出的，但她還是付出時間與勞力，這

也太不公平了。

「嘿，你連來白吃好幾晚，我跟你收點費用不過分吧。」

這一晚，楚心恬看著在油燈下，一邊吃著她以白饅頭微炸過當麵包，中間夾著醃煎牛肉、黃瓜、番茄、蛋皮的美味漢堡，一邊頻頻點頭的男子說。

男子大口嚥下手中的新鮮玩意兒，滿意的咀嚼吞下後，再喝了一口手工現壓的果汁，這才抬頭看她，「妳要賺錢？」

她點頭，「有錢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。」

「妳不就是個奴僕，要做自己想做的事，除非……妳想攢贖身費用？」他挑起濃眉看著她。

她沒有否認，也沒有避開他略帶驚訝的視線，穿越至古代，最讓她挫敗的事就是她無法主宰自己的人生，什麼鬼身契！

「看來妳是認真的，可是妳不過是個丫頭片子，搞不好連大字也沒識幾個，妳贖身後想做什麼事？」他突然興致勃勃起來。

「那是我的事，我只問你，你吃我做的東西，付錢是不是天經地義？」她很認真的看著他。

他又咬了一大口手上的美食，一雙好看的桃花眼瞅著她那雙圓亮分明的大眼，純純淨淨的，竟有一抹堅定。

他幾口吃完，再將果汁也喝完了，指了指她自己的那一份。

「這是我的。」她沒好氣的拿起來吃，每一晚她都得多做一份給他吃，他竟然還敢覬覦她的！

他也沒說什麼，只是靜靜的看著她秀氣的吃完她那一份後，才言歸正傳，「我沒錢，但懂點醫術，可以幫妳看看。」他帥氣的拍拍胸脯，再朝她眨眨眼。

呃，雖然人不可貌相，可是……她挑剔的將他從頭看到腳，再從腳往上看到他那張愈來愈自得，下巴也愈仰愈高的俊美臉龐，「還是算了吧。」

他倏地瞪大了眼，「小丫頭不相信？來吧來吧，我給妳把脈。」

他說來就來，拉過她的手，搭手把脈，屏氣凝神，說不出的正經。

她有點兒想笑，他這模樣看來還挺有架勢的，不過，隨著他的眉頭愈揪愈緊，看她的眼神透著一抹凝重，她的一顆心也高高懸起。

「嘖嘖嘖，怎麼小小年紀身上有寒毒。」他突然想到他十三歲時跟著師父到京城去看過一個約三、四歲的小病人，身中寒毒卻是母體帶來的，每年他師父都得過去複診一次。

「寒毒？」她愣了愣，難道每一次全身凍得像冰塊就是這個原因？

「別說妳不知情，妳每個月是不是總有幾天手腳冰冷，怎麼弄也焐不熱，半夜甚至冷得直發抖？」他蹙眉說。

她傻傻的點頭，再看著他，沒想到他真的有兩把刷子。

「瞧妳一副呆樣，真以為我只會吃啊。」他笑笑的又拍拍她的頭。

她這才回了神，沒好氣的拉掉他的手，「會笨的。」

「妳看來也聰明不到哪裡去，天生一個呆樣。」他說不聽的又揉揉她的頭頂，

刻意將她盤起的頭髮弄亂。

「喂，你太過分了。」她氣呼呼的連拍他的手兩下。

她手勁不小，惹得他皺眉，「妳這麼兇，到底幾歲？」

她沒好氣的瞪他一眼，「十三還是十四吧。」

瞧他以一臉看笨蛋的樣子看著自己，她撇撇嘴角，「從我有記憶開始，就是在人販子間賣來賣去，年紀太小做不了事，就又被轉賣一次，出生日也被隨意的改過。」

他面露同情，「嘖嘖，好可憐的丫頭。」

她聳了聳肩，「也還好，一人飽全家飽。」

他突然一臉認真的看著她，「好丫頭，這麼認命，我佩服妳！」他再度拍拍她的頭，只是這次，下手明顯溫柔許多，「我明晚就可以拿藥過來給妳，記得，按時吃一粒，而且得吃上好幾年，不能斷藥，否則藥石罔效。」

「好幾年？」她咋舌的問。

他撫撫下巴，「是啊，妳這寒毒要解就要這麼久，都深入骨血了，沒個三、五年解不了。」

她咬著下唇，看病是一回事，拿藥又是另一回事，「我、我沒什麼錢的，算了，反正這十幾年不也這樣熬過來了……嘍！」

他突然伸手彈了她的額頭一下，手勁還不小，讓她疼得叫了出來。

她這一叫，他倒是皺起眉頭，又伸手過去替她揉揉，「誰叫妳說話不經腦的，寒毒不解，妳再熬個幾年，整個人就只能躺在床上了，還能做妳想做的事嗎？」

她無法駁斥，但他話裡的關心她是聽到了，額頭雖然仍有些疼，但她不得不承認他按揉的手很溫柔，一點也不讓人討厭，有種說不出的暖燙入心。

「總之，這藥呢，暫時就免費，妳只要宵夜多準備我的一份即可，至於以後的事，以後再打算。」他笑笑的放開手，看到她額頭的那抹紅總算淡了些。

她順著他的話問：「所以，你是船上的隨行大夫？」

他笑了出來，「我不是，只是大夫身邊的小廝，學了一半就懶得學了。」瞧她突然瞪大了眼，他臉上笑容更大，「妳放心，我的醫術看妳這病還綽綽有餘，也不會亂開藥方子的。」

她只能再點點頭。

他頓了一下又道：「妳整理整理，趕快回房去，喔，對了，一直忘了跟妳說，在妳來廚房時，有個人偷偷跟著妳，被我拿木棍朝他後腦杓打了一棍，昏了，妳要感謝我也很簡單，明天的宵夜加倍。」

他朝她露出一個足以魅惑所有女人的笑容，看到她呆呆的瞪視，這才滿意的轉身離開。

他這一轉身，楚心恬才真的回了魂，她紅著臉兒，撫著跳得飛快的心跳，這傢伙是妖怪、大妖怪，沒事朝她放什麼電！

她在心裡罵了幾句，連忙動手整理，之後才提著油燈步出廚房。

夜間，船上僅有幾處迴廊、甲板掛著燈籠，有些地方特別昏暗，像是返回她艙

房的這條長廊，她走過去，果真見到一個面朝下趴臥的身影，動也不動的。她一蹲下身就聞到了濃濃的酒味，將油燈再放低，是二廚！她仔細看了看，後腦杓果真腫了一個包，但她一點也不感到抱歉，站起身來，越過他離開。

翌日，廚房內一如以往的忙碌，眾人忙著手上的事，獨獨二廚顯然心不在焉，好幾次回頭搜尋楚心恬的身影，甚至走到她面前欲言又止，一手摸摸腫痛的後腦杓，又見她一臉疑惑，他皺著眉頭走開，就這樣一次又一次的。楚心恬當然知道他想問什麼，但她也很清楚裝無辜才是上策。

這一回，他再度走到她跟前，終於忍不住的開口了，「妳昨晚大半夜來廚房，有看到什麼人嗎？」

「大半夜？我在睡覺啊，二廚看錯人了。」她一臉不解。

他眉心攏緊，瞪著她那雙困惑的大眼，真的有點迷糊了，他昨晚是半醉的狀態，難道真是他看錯了？不可能！他後腦杓腫了個包可是貨真價實的。

「你到底要不要幹活？不是要你別再惹她？」大廚忍不住走過來斥罵。

形勢比人強，二廚悶悶的走開。

大廚則轉頭微笑的看著她，「我會罩妳的，什麼事都可以把我抬出來，知道嗎？」

她默默地點頭，沒說什麼。

雖然不想承認，可是看看四周神情各異的表情，有不懷好意的、嘲諷或不屑的……她竟然很期待夜晚的來臨，至少，在一樣的地方，只有一盞油燈的光亮下，那張對著自己的俊美臉孔總是帶著滿滿的笑意，那讓她覺得很輕鬆，她……算是有了朋友吧？

這一天，時間並沒有太難熬，她腦中不時打轉著要做什麼宵夜給他吃。

終於，忙碌的一天結束，她躺在床上竟然有些睡不著，但她仍逼自己睡，直到生理時鐘把她叫起來。

她很快的穿好外衣，先打開船門，左右看看，確定無人後，這才提著油燈，快步的離開船房。

今夜，天空雲層厚了些，長廊上黑漆漆的，兩抹黑色身影佇立在那兒。

「這是主子交代的東西，至於藥方上的藥丹，製作不易，最快也要五日才能送來。」

「無妨，那時候就將藥送到晨州地方官的府第一！」

男子的聲音陡地一頓，比個手勢，另一抹身影立即縱身飛掠到船身旁的一艘小船，在黑暗中迅速離開。

同一時間，楚心恬提著燈籠走過來了，一看到站在長廊的男子，她腳步先是急煞，在看到那張熟悉的俊美臉龐時，她紅唇彎彎，繼續往前走，壓低聲音道：

「你怎麼站在這裡？我還以為我來早了，結果你比我更早。」

「妳是來早了，但我今晚特別餓，就先來了。」他也回以一笑。

她點點頭，以手指指廚房，他接過她手上的油燈，兩人往廚房去。

他看著她用少少的木炭升起灶火，用白天早已備好的半成品食材，簡單的烘煎處理，輕鬆的在半個時辰內端出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新奇玩意兒。但大多時間，他的目光是定在她身上，油燈柔和的光亮，將她的髮絲、面容鑲了層淡淡的光，讓她看來特別漂亮也特別迷人。

像是察覺到他的視線，她有幾次抬頭看向他，他笑，她亦回以一笑。

靜默的空間，有種溫馨的氛圍。

她今晚做的是改良版蝦鬆青菜米漢堡，過去她做這類西式速食，都以麵包、饅頭或是燒餅來包內餡，這回則是將飯煎成金黃色鍋巴狀，更是香味四溢。

因為是宵夜，她做的不大，但考量到男女食量，她做了兩個給他。

瞧他吃得眉開眼笑，楚心恬也覺得今晚的宵夜特別好吃。

他是懂得回報的，喝完她準備的舒眠茶，他將懷裡兩小瓶葫蘆狀的藥瓶放到桌上，「妳聽好了，這個是……」

她很認真的聽著，訝異於他除了給她治療寒毒的藥丸外，竟然還有暈船藥，再聽他說著每日吃藥的注意事項，她的心暖烘烘的，他比她想像中的還要體貼仔細呢，正要開口說謝謝時，卻見他一臉正經的說了——

「妳這藥可別讓人瞧見，因為我跟妳是一樣的。」

她一臉困惑，「我們什麼一樣？」

他突然笑了，再朝她眨眨眼，「妳偷偷做宵夜，我偷偷做藥丸，懂嗎？」

她表情很窘，吶吶否認，「我、我才沒有偷偷呢，我真的是被允許可以動用這裡的任何食材。」偏偏她不能說他什麼，因他偷偷做藥是為了她，只是這樣很不好啊。

「他允許妳？怪了，權尚書生性就不是個大方的，還是一——」他突然瞪著她看，「他對妳很特別？」他曖昧的目光迅速往她發育良好的身材掃了一眼。

她頓時怒了，「胡說什麼？權尚書對我沒那種心，他看重我的手藝，哪像你思想邪惡。」

「食色性也，何來思想邪惡？何況，妳這種模樣，哪裡都圓圓的，很可愛啊，他對妳特別也很正常。」他突然傾身向前，認真的打量她那張粉白如蜜桃的圓圓臉兒，像在勾引人去掐上一掐，他忍不住的伸出手，見她瞪大眼，他的手瞬間往上，改而拍拍她的頭，笑道：「妳真的很可愛。」

這傢伙在撩妹嗎？她沒好氣的打掉他的手，「別動手動腳，男女授受不親。」

他咗了一聲，往後坐回去，「不是吧，妳一個小廚娘也興演千金小姐的矯情？」

「才不是，但男女有別啊。」

「可我們不是獨處一室，而且還一連好幾晚了？」他理直氣壯的反問。

呃，她死死的瞪著他，卻說不出半句反駁的話來。

瞧她一張臉氣得鼓鼓又吃癟的模樣，他忍俊不住笑了出來，「小丫頭，男女有別不適用在妳這丫頭身上，對了，今晚又有人在妳船房前後出沒，妳倒是要真的

小心點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我的艙房在哪？我上次就想問你了。」

他聳聳肩，「我有一天當差時，不經意看到妳走進去，本想喊妳，但怕別人多想，把妳視為眼中釘，那就不好了。」

「誰會多想？」她問的直接。

見他的手又要往她額頭彈過來，這一次她閃得快，沒讓他得逞。

他咬咬牙，指指自己那張足以魅惑男女老少的俊帥臉孔，「妳這雙眼睛要不要本大夫也一塊瞧瞧？這船上有九成九的女人，眼睛都黏在我身上呢。」

「嘆哈哈哈，你真臭美，我聽到的人才不是你呢，雖然，你的確長得算出色了。」

楚心恬是很誠實的，只是，帥哥她在穿越前就看太多了，尤其在法國學藝時，金髮碧眼的帥哥可是滿街跑，也難怪她對眼前的古代帥哥有著免疫力。

他蹙眉，「不是我那是誰？喔，福王是吧，那傢伙天天泡在溫柔鄉裡，只在上層窩著，哪有我這可以滿船跑的人魅力大。」

「你魅力大，然後呢？」她問。

「什麼？」他難得沒聽懂。

「人家魅力輸你，可還是個高高在上的王爺，可你呢？一輩子當大夫身邊的小廝就滿足了？」她突然覺得生氣。

他開玩笑的哼了一聲，「知足常樂，妳沒聽過？」

「你這叫好逸惡勞！醫術不都學了一半了，為什麼不繼續拜師好好學下去？男人就該有成就，怎麼可以這麼容易就滿足？」她碎唸著，一副恨鐵不成鋼的樣子。

她氣得雙頰都鼓起來了，這副可愛模樣讓他笑意更濃，「我爹娘都沒說什麼了，妳憑什麼管？還是，妳想當我媳婦了？」

他笑咪咪的起身，走到她身邊，輕而易舉將她連人帶椅的轉個方向面對自己，然後傾身順利的將她困在自己跟椅子間。

她抬頭看著低頭彎身的男人，想也沒想的就伸手頂住他的胸口，「你明明可以很正經的跟我說話，幹麼把自己弄得油嘴滑舌的樣子，那我會討厭你。」

四目相對，她眸子清澈如水，他則是略帶複雜深深地凝視她，半晌他突然笑了，直起腰桿。

「笨蛋，我這叫親切隨和。」被她說油嘴滑舌，他半點也不以為忤，反而很自得的坐在桌上，居高臨下的看著她。

「你要這樣解釋也成，但我正經的問你一句，一輩子都在別人身後當奴才好嗎？你好好想想，若是當個醫者可以懸壺濟世，可以幫忙弱勢貧窮的人，你還能自己當主子，這多好，你為什麼要如此浪費人生？」她是又氣又惱。

他雙手交抱在寬闊的胸膛，挑高了眉，將她上上下下瞧上一瞧，再搖搖頭，「妳說話會不會太老成？還是個小丫頭呢。」

「男人跟女人一樣，應該都可以主宰自己的人生才是。」她突然忿忿不平起

來，「你明明比我有機會，卻如此不長進，真是太可恨了！」

她站起身來，悶悶的收拾桌面，從一旁的大水缸裡舀了水來清洗杯盤。

他蹙眉走到她身後，小聲的問：「妳生氣了？」

「沒有，我又不是你媳婦，你自甘墮落……不是，知足常樂，那是你的選擇，我有什麼好生氣？」她只是氣自己，氣這種男尊女卑的古代，氣她穿越過來時，只是個無父無母無人能夠依靠的十歲女童，她氣自己什麼也無法抵抗，只能屈就這種被套了枷鎖的奴役人生，無法掙脫。

一想到這麼多憋屈難吐的怨氣，她眼眶不由得紅了。

他濃眉一攏，「要哭了？」

「才沒有，是我洗盤子手勁太大，水濺到眼睛了。」她想也沒想的就用手去揉眼睛，竟忘了手上有泡沫，這一揉反而刺痛雙眼，淚水真的拚命落了。

「妳真的笨！手上全是皂水還去揉眼睛。」

他一邊怒斥一邊連忙拿了乾淨的巾子弄濕，輕輕的為她擦拭淚眼，動作說有多溫柔就有多溫柔。

不知道是否是這樣的溫柔觸動了淚液開關，她的淚水根本止不住，事實上，從來到古代後，她一直過得小心翼翼，就怕被別人發現她的不同，從來也不敢讓自己的情緒徹底放縱。

「喂，這啥爛皂水，刺得眼睛這麼痛？」他聲音都有些慌了。

「我沒事。」她聲音瘡啞，淚水仍滴滴答答的落。

他輕敲她的頭一記，「妳逞什麼強？不就是想哭嘛，但哭得剛好就好，別哭太多，傷眼的。」他從來沒有這麼哄過一個女人，事實上，哪個女人敢在他面前掉一滴眼淚，馬上就被人拉出去了，見她哭得這麼傷心，他的心也跟著揪疼了。

楚心恬管不了淚水，這一次的宣洩全在意料之外。

見她哭得這麼傷心，他簡直不知所措了，「該死的，妳別哭了，大不了我好好學醫，好不好？」

這句帶著求饒的咒罵，終於讓她破涕為笑。

她嘆噓一笑，臉上都還是淚水，「我哭干你學醫什麼事啊。」

他一臉無辜，可手沒閒著，拿著毛巾替她擦拭臉上的淚痕，「妳不是說到我的自甘墮落，才開始紅了眼眶？我知道了，妳就想當我媳婦嘛，但我知足常樂，不思長進，無法讓妳依靠，妳才難過的哭，我都瞭解了。」

她以淚眼死死的瞪著他，這傢伙哪來的自信？臉皮會不會太厚！

他還一臉無辜的問：「我有說錯嗎？」

她沒好氣的道：「大錯特錯，你再胡言亂話，明晚就別來吃了，哼！」

他突然又笑了，再朝她眨眨眼，順手摸一把她柔嫩有彈性的臉頰，「終於有力氣罵人了，妳收拾這兒吧，我今天被某人的淚水弄得好累，先回去睡了。」

她愣愣的看著他塞在她手裡的毛巾，再抬頭看著他轉身離開的身影，這人，真的不壞呢，她伸手摸摸自己的臉，不對，他剛剛是不是趁機吃她豆腐了？

藍藍的天空，船靜靜行駛著。

金碧輝煌的上層樓閣內，雕梁畫棟的門柱上幾絲繡簾隨風飄揚，六名貌美的女樂師正在彈琴，而前方有一如床的軟榻，權尚書舒服的半躺臥著，懷裡還依偎著他最喜愛的一名美妾。

在他前面，有一鑲嵌多色寶石的小圓桌，上方擺放著幾盤精緻點心及美酒。

他懷裡的美妾起身向前，拿起一只鑲著寶石的酒杯，坐回他身邊。

權尚書摟著她，就著她白嫩如蔥的手，喝了一口醇酒，微笑的再看著那些彈琴的美人兒。

此時，一名侍衛走進來，上前拱手道：「大人，楚丫頭來了。」

權尚書朝那幾名女樂師揮揮手，她們立即起身退了出去，他懷裡的美妾也跟著坐起來，但權尚書仍維持著慵懶的半躺臥姿勢看著楚心恬走進來。

她上前行禮，神情恭敬的看著長相斯文的權尚書，不知道他今日為何突然要她到上層樓閣？

「從明日開始，妳在午餐點心的份量及樣式都多做些，這是福王交代的，還有一—」他看了一眼在一旁侍候的丫鬟。

該名丫鬟立即走上前，將一小袋碎銀交給楚心恬。

「那也是福王賞給妳的。」他說。

楚心恬難掩驚喜，脫口而出，「太好了，呃—」她尷尬的看著突然笑出來的權尚書，就連他身旁的美人也低頭笑了。

但不管是退回一旁的丫鬟，還是站在另一邊侍候的兩名小廝，三人的視線很快的對上又閃開，福王賞這筆錢時，他們也在場，可是福王丟出的明明是一大袋沉甸甸的銀子，少說也有幾十兩，現在卻只剩一小袋碎銀，這個他們可沒膽子說出來。

權尚書看著一身淡藍裙裝的楚心恬，他知道這半大不小的小姑娘是個小財迷，也清楚她有多麼想要贍身，然而撇開他現在對她廚藝上的喜好，他相信再過兩年，她的容貌可不輸此刻在他身邊的美妾，屆時，讓她成為自己的人，也在他的盤算中。

所以他對她一向多了分包容，他笑看著她，「福王非常喜歡妳做的點心，而船上生活沒什麼過多的娛樂，他玩了一個月，已沒啥新鮮感，每天睡到午後，醒來吃油膩的山珍海味也膩了，他貪鮮，妳就多費點心，日後的獎賞肯定會更多的。」

「是。」她喜孜孜的頻點頭。

一旁的美妾見他的注意力全在楚心恬的身上，不依的偎到他懷中，嬌嗲著聲音道：「大人，您忘了妾身的事？」

他低頭親親她的額，再抬頭看著白皙素淨的楚心恬，「把妳叫來，還有另一件事，前幾天，妳做的一種配茶的餅乾酸酸甜甜，她很喜歡，興致勃勃的想跟妳

學一學呢。」

楚心恬想了想，點點頭，「那是檸檬糖霜餅乾，不難做，可是火候拿捏比較難。」

她將如何用蛋、糖、油、麵粉等各種材料混合融合成麵糰，再分成小麵糰壓平烘烤，完成後放涼，另外將糖粉與檸檬汁如何混合，再沾裹在餅乾上……她說得很仔細，但一看到美人飄忽不耐的眼神就知道又是一個只是隨口說說，想討好權尚書的女人罷了。

「聽來也不難嘛，只是火候？」美妾咬了咬紅唇，看向楚心恬。

「這真的只能靠經驗，很難說。」楚心恬說得直接，畢竟古代沒烤箱，無法預熱，無法定溫，爐灶的火太烈抑或是不夠熱，烤出來的餅乾就四不像，難以下嚥。

「這……」美人兒嬌滴滴的又看向權尚書，眨了眨眼。

權尚書哈哈大笑起來，「好了，那種粗活哪要妳自己來？想吃讓楚丫頭去忙便是，妳好好侍候我就成。」

「妾身也想啊，可是，大人將很多時間都花在福王身上，有時還一人窩在房裡，要妾身代大人坐在花廳，說是陪福王，卻只是看著福王對著兩個丫頭摟摟抱抱，人家看了，不只無聊，還念著大人，要妾身怎麼侍候？」她嘟起紅唇，幽怨的美眸瞅著他。

但她這撒嬌也是有拿分寸的，眼前的男人並非泛泛之輩，權家更因他的善於鑽營攀附，才能從沒落土族重新爬到巔峰，他更藉職務之便搜刮油水，出入也講究排場，連身邊侍候的奴僕也都得相貌乾淨，身形姣好。

這次出使，像她這等美貌女子，這船上就有七、八名，再加上女樂師們，想要在他身邊佔著位置，可得步步為營，不能讓他厭了。

原來是在討拍啊，竟然拿她當藉口了，楚心恬杵在原地，心裡嘀咕。

權尚書握著美妾的柔荑，「京城交代了不少事，我得適時回應，寫些東西，飛鴿傳書回去。」他摸摸她柔滑的玉手，「好了，說說福王昨晚怎麼樣了？」

「他摟著兩個丫頭又親又抱的鬧了一整晚，酒喝了好幾罈，直至深夜才醉醺醺的讓兩個丫頭扶回房裡，估計不過午是醒不過來的。」美妾忍不住埋怨，「皇上找這種人跟著大人出使，也不知是何打算。」

權尚書但笑不語，這裡面還有太后跟相爺的盤算，只不過，一個女人不需要知道那麼多。

美妾卻很不識相，自作聰明的又說，「還是皇上對福王有忌諱？京城不是有傳言說無憂閣閣主就是他，而無憂閣這個組織就是福王密謀要為前福王報仇才創的江湖組織？」

聞言，權尚書是嗤之以鼻，「福王不過是個紈褲王爺，哪來的能耐？傳言是假的，就妳這小傻瓜當真。」

但他就喜歡笨的女人，他要的只是她們的身體與侍候，心計跟聰明都不需要，他低頭又親了親懷裡噘嘴說著「我不依」的美人。

楚心恬好無言，雖然她也認同權尚書的話，但是，這兩人談情說愛可以，有必要將她晾在這裡當觀眾？

無憂閣這名號在京城可說是無人不知，那是一個專門給人解決疑難的組織，小至打聽人隱密，大至殺人滅門，只要能開出令無憂閣閣主滿意的價格，包雇主高枕無憂，也因為它的使命必達，成為朝廷和江湖人最大的憂患，但從來沒人見過無憂閣的閣主。

不過不知從何時開始，有傳言說無憂閣的閣主姓魏，也因為沒有他辦不到的事，江湖上敬他的人稱他為魏神仙，憎他的人罵他是魏魔頭，流言傳來傳去的，竟然傳出這個姓魏的就是福王魏蘭舟。

她印象可深了，當時她在尚書府後院聽到這話時，她身邊的奴僕反應很一致——

「福王是無憂閣閣主，這是天大的笑話吧？哈哈哈——」

「他要是無憂閣閣主，我都是皇帝老子了！哈哈哈——」

她從來沒見過福王，但聽過荒唐貪玩的福王，也聽過能上天下地的無憂閣的種種事蹟，能將這兩者擺在一起的人，她只覺得腦袋有洞，而且，洞還不小。

權尚書跟美妾甜滋滋的說著話兒，終於注意到她這根開始神遊的木頭，這才揮揮手讓她退下。